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晉文卷一百四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關名

詔

若不少順沖旨降損盛制

文選諸葛碑注引晉起居注帝詔云云

今之尚書令皆古之百揆之任也

文選齊竟陵王行狀注引王隱晉書詔云云

管令

常目蝗向生時各部吏案行境界行其所由勒生苗之內皆令周

徧或文類聚一百

車駕出入相風已前侍御史令史

御覽九

中書爲詔令記會時事典作文書也

初學記十一御覽二百二十

博士皆取履行清潔通明典義若散騎中博侍郎太子中庶子已

上乃得召試諸生有法度者及白衣試丘高等拜郎中

御覽二百二十六

諸縣率千餘戶置一小學滿千戶竝之

御覽五百三十四

諸葬者皆不得入祠堂石碑石表石獸

御覽五百八十九

諸度關及乘船筏上下經津者皆有所寫一通付關吏

御覽五百九十八

獄屋皆當完固厚其草蓆家人餉饋獄卒為溫暖傳致去家遠無

餉饋者悉給廩獄卒作食寒者與衣疾者與醫藥

御覽六百四十三

奴婢亡加銅青若墨黥兩眼後再亡黥兩頰上三七橫鯨目下皆

長一寸五分廣五分

御覽六百四十八

應受杖而體有瘡者督之也

御覽六百五十一

犯免官銅三年

御覽六百五十一

凡民不得私煮鹽有犯者四歲刑所在主吏二歲刑

書鈔一百四十六

使信節皆烏書之

御覽六百八十一

皇太子及妃諸王纁朱綬郡公主朱綬郡侯閼朱綬

御覽六百八十二

公府長史官品第六銅印墨綬朝服進賢兩梁冠掾屬官品第七

朝服進賢一梁冠宋昌疏

第一品已下不得服羅綃御覽八

第七品已下始服金釵第三品已上蔽結爵釵北堂書鈔一

朝服皁緣中單衣御覽六

旄頭羽林著常腰襍御覽六

元帝時有奏太極殿設絳帳帝詔曰漢文呂上書皁囊為帷冬可

青布夏可青葛御覽六

欲作漆器物賣者各先移主吏姓名乃得作皆當滄漆者布骨器

成已朱題年月姓名御覽七

乘傳出使遭喪已上即自表聞聽得白服乘騾車到副使攝事宋書

禮志五又見御覽七百七十二

山鹿白豹遊毛狐白貂領黃貂班白驪子渠搜國裘皆禁服也御覽

六百

十四

步搖蔽髻皆曰禁物

御覽七百十五

織成衣為禁物

御覽八百十六

士卒百工履色無過綠青百婢履色無過經青古僧賣者皆當著

巾帖額題所僧賣者及姓名一足著黑履一足著白履

御覽六百九十六

僧駟者皆當著巾白帖額題所僧駟者及姓名一足著白履一足

著黑履

御覽八百二十八

士卒百工都得著假髻

御覽七百十五

百工不得服大絳紫襪假髻真珠啼耳文屏瑇瑁越疊白飾路張

乘轎車

御覽七百七十三

士卒百工不得服瑱瑁

御覽七百十八

士卒百工不得服真珠瑇瑁

書抄一百三十五御覽八百一十二

士卒百工不得服犀玳瑁

御覽八百七

士卒百工不得服越疊

御覽八百二十

坐廬使者皆不得宿四上

御覽八百二十八

諸有虎皆作檻穽籬柵皆施箝捕得大虎賞絹三匹

御覽八百九十二

翡翠鳥不得西度隴

御覽九百二十四

諸官有秩支子守護者置吏一人

御覽九百五十九

夷其民守護櫟皮者一身不輸之

御覽九百五十九

閬中縣置守黃甘吏一人

御覽九百六十六

諸宮有黎守護者置吏一人

御覽九百六十九

諸官有秩者守護櫟者置吏一人

御覽九百七十一

其上黨及平陽輸上麻二十二斤下麻三十六斤當絹一疋課應

田者泉麻加半畝

御覽九百九十五

喪葬令

長史卒官吏皆斬衰已喪服理事若代者至皆除之

通典九十九

議諡劉毅表

劉毅宜諡曰申毅忠允匪躬贈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斯誠聖朝
攷績曰著勲之美事也案諡者行之迹而號者功之表今毅功德
竝立而有號無諡于義不體竊曰春秋之事求之諡主于行而不
繫爵然漢魏相承爵非列侯則皆沒其高行而不加之諡至使三
事之賢臣不如野戰之將士臣願聖代舉春秋之遠制改近代之
舊服

通典一百四
典三年有司表

因火災上書

漢王氏五侯兄弟迭任今楊氏三公竝在大位故天變屢見竊爲
陛下憂之

晉書五行志下太康十年十月
合章鞠室等火時有上書云云

奏改景初厯爲泰始厯

王者祖氣而奉其口終晉于五行之次應尚金金生于巳事于酉
終于丑宜祖曰酉曰臘曰丑日改景初厯爲泰始厯

宋書厯志一
泰始元年有

奏司

奏請卽魏宮立廟有司奏置七廟武帝重其役詔宜權立一廟羣臣議奏

上古清廟一宮尊遠神祇逮至周室制為七廟曰辯宗祧聖旨深弘遠迹上世敦崇唐虞舍七廟之繁華遵一宮之遠旨昔舜承堯禪受終于文祖遂陟帝位蓋三十載月正元日又格于文祖遂陟帝位此則虞氏不改唐廟因仍舊官可依有虞氏故事卽用魏廟晉書禮志上宋書禮志三通典四十七

奏正朔服色

唐堯舜禹不曰易祚改制至于湯武各推行數宣尼荅為邦之問則曰行夏之時輅冕之制通為百代之言益期于從政濟治不繫于行運也今大晉繼三皇之蹤踵舜禹之迹應天從民受禪有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皆如有虞遵唐故事于義為弘宋書禮志年九月

羣公奏

奏并圖方二丘

古者郊丘不異宜并圓方二丘更修壇兆一至合祀

通典四十二年太始二年十

一月有司奏云云

奏皇太后喪制

前代故事倚廬中施山縑帳葶素牀日布巾襲山草輶輦板輿細

轎車皆施縑裏

宋書禮志二泰始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云云詔不聽但令日布衣車而已其餘居喪之制一如禮

文

又奏請除服

大行皇太后當已四月二十五日安厝故事虞著衰服既虞而除

其内外官寮皆就朝脯臨位御除服訖各還所次除衰服

晉書禮志中宋

書禮志二泰始四年四月有司奏

又奏

世有險易道有滄隆所遇之時異誠有由然非忽禮也方今戎馬

未散王事至殷交須聽斷日臨庶績昔周康王始登翌室猶戴冕

臨朝降于漢魏既葬除釋諒闇之禮自遠代而廢矣惟陛下割高

宗之制從當時之宜敢固目請

晉書禮志中宋書禮志二有司又奏

奏廟物

先帝舊物藏之于廟所存舊物麻繩爲細拂目明儉約也

北堂書抄一百

三十八引晉要事泰始四年有司奏

奏議諸王冠

禮十五成童國君十五而生子目明可冠之儀又漢魏遣使冠諸

王非古典

通典五十六泰始六年南宮王承年十五依舊應冠有司奏議

奏留太學生

太學生七千餘人才任四品聽畱

宋書禮志一晉太始八年有司奏

奏劾羊祜

祜所統八萬餘人賊眾不過三萬祜頓兵江陵使賊備得設乃遣楊肇偏軍入險兵少糧懸軍人挫衄皆違詔命無大臣節可免官

百侯就第晉書羊祜傳吳西陵督步闡舉城來降吳將陸抗攻之甚急詔祜迎闡祜率兵五萬出江陵遣荊州刺史楊肇

奏定侯國入朝

諸侯之國其王公已下入朝者四方各爲二番三歲而周周則更始臨時有故則明年來朝明年朝後更滿三歲乃朝不得依恆數朝禮皆執璧如舊朝之制不朝之歲各遣卿奏聘宋書禮志一通典七十四太始

奏請聽華廙襲封

廙所坐除名削爵一時之制廙爲世子著在名簿不聽襲嗣此爲刑罰再加諸侯犯法八議平處者褒功重爵也嫡統非犯終身棄罪廢之爲重依律應聽襲晉書華廙傳大鴻臚何遵奏廙免爲庶人不應襲封請曰表世孫混闡表有司

奏定王昌前母服

設令有人于此父爲敦煌太守而子後任于洛若父娶妻非徙不見乃可不知及其死亡不得不服但鞠養已者情哀而不相見名制雖戚念之心殊而爲之服一也又兩后匹嫡自謂違禮不謂非常之事而昌禮處之也昔子思二哭出母于廟其門人曰庶氏之母死何謂哭于孔氏之廟子思懼改哭于他室若昌不制服不得不告其父母掘其前母之尸徙之他地若其不徙昌爲罪人何則異族之女不得耐于先姑藏其墓次故也且夫婦人牽夫猶有所尊趙姬之舉禮得權通故先史詳之不譏其事耳今昌之二母各已終亡尙無竝主輕重之事也昌之前母宜依叔隗爲比若亡在昌未生之前者則昌不應復服生及母存自應如禮曰名服三年輒正定爲文章草下太常報琳奉行

晉書禮志中秦康元年尚書八座以爲云云案王昌事

詳前竟陵王琳文

奏請限田宅

王公臣國爲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今未暇作諸國邸當使城中有往來之處近郊有芻藁之田今可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宅一處近郊田大國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者皆聽畱之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其官第一品五十頃每品減五頃曰爲差第九品十頃而又各曰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代國賓先賢之後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曰爲衣食客及佃客量給官品曰爲差降通典一平吳之後有司奏奏止朝日

春分依舊車駕朝日寒溫未適可不親出宋書禮志一太康二年有司奏詔不許奏給車

廷尉三官及諸部掾職在鄰輦者給白蓋小車又給卿寺從官屬

平輿車六乘重車一乘

北堂書鈔一百三十九引晉起居注泰康四年有司奏

奏定昏禮

昏禮納徵大昏用玄纁束帛加珪馬二駟王侯玄纁束帛加璧乘馬大夫用玄纁束帛加羊古者呂皮馬爲庭實天子加穀珪諸侯加大璋可依周禮改璧用璋其羊鴈酒米玄纁如故諸侯昏禮加納采吉期迎各帛五匹及納徵馬四匹皆令夫家自備唯璋官爲具之

宋書禮志一太康八年有司奏

奏遂殷祖母服

禮無不及還重之制翔白應降姜殷無緣還重

通典九十尚書奏

奏夕牲

十一月一日合朔奠冬烝夕牲同日可有司行事

宋書禮志一太康中有司奏議

許

奏河閒女更生

精誠之至感于天地故死而更生。在常禮之外非禮之所處刑之

所裁斷曰還開塚者

口口口口口口武帝世河間有男女相悅許配男從軍父母曰女別適女憂死男還悲痛

還發塚開棺即活因負還其夫爭之廷尉奏

奏諸王宜脩耕藉

古諸侯耕藉百畝躬秉耒耜曰奉社稷宗廟曰勸率農功今諸王

治國宜依脩耕藉之義

晉書禮志上宋書禮志一武帝末有司奏

奏廢楊太后

皇太后陰漸姦謀圖危社稷飛箭繫書要募將士同惡相濟自絕

于天魯侯絕文姜春秋所許蓋曰奉順祖宗任至公于天下陛下

雖懷無已之情臣下不敢奉詔可宣敕王公于朝堂會議

晉書武悼楊皇

后傳羣公

有司奏

又奏駁藉外賤之資居冢宰之任陛下既居諒闇委曰重權至乃陰圖

內逆布樹私黨皇太后內為脣齒叶同逆謀禍孽既彰背梓詔合

阻兵負眾血刃宮省而復流書募眾。呂獎凶黨上背祖宗之靈下絕億兆之望。昔文姜與亂春秋所貶。呂宗叛戾高后降配宜廢皇太后爲峻陽庶人。晉書武悼楊皇后傳有司又奏奏刑法宜依劉頌啟事。

昔先王議事曰制自中古。呂來執法斷事既已立法誠不宜復求法外小善也。若常曰善奪法則人逐善而不忌法其害甚于無法也。案啟事欲令法令斷一事無二門。即令史已下應復出去駁案隨事曰聞也。晉書刑法志劉頌爲三公尚書又上疏侍中太宰汝南王亮奏于是門下屬三公云云

奏劾王衍

衍與司徒梁王彤書寫呈皇太子手與妃及衍書陳見誣之狀彤等伏讀辭旨懇惻衍備位大臣應曰義責也太子被誣得罪衍不能守死善道即求離婚得太子手書隱蔽不出志在苟免無忠蹇之操宜加顯責曰厲臣節可禁錮終身。晉書王衍傳衍女爲慈懷太子妃太子爲賈后所誣

何權自表稱婚賈后
既廢有司奏衍云云

奏治高車

車府令戒嚴上作高車用雜總求處給請出上庫錢六十七萬六

千六百

北堂書鈔未刪改本一百三十九
引晉起居注建武元年有司奏

奏溫嶠不應辭職

案如眾議去建武元年九月下辛未令書依禮文父喪通典作久喪未

葬唯喪主不除曰他故未葬人子之情不可居殯而除故期于畢

葬無遠近之斷也若亡遇賊難喪靈無處求索埋絕固應三年而

除不得固從未葬之例也若骨肉殲于寇害死亡漫于中原而繼

曰遺賊未滅亡者無收殮之實存者又闕于奔赴之禮而人子之

情哀痛無斷輒依未葬之義久而不除若違其情則人居無限之

喪非有禮無時不得之義也諸如此皆如東闕故事限行三年之

禮畢而除也唯二親生離吉凶未分服喪則凶事未據從吉則疑

于不存心憂居素出自人情有如此者非官制之所裁今嶠目未
得改卜奔赴累設疾辭案辛未之制已有成斷皆不得復遂其私
情不服王命已虧法憲參議可如前詔嶠受拜重告中丞司徒諸
如嶠比者依東閣故事辛未令書之制晉書禮志中通典一百二建武元年有司奏

奏讀夏令

今月十六日立夏案五年六月三十日門下駁依武皇夏闕讀令
今正服漸備四時讀令是祇述天和隆赫之道謂今故宜讀夏令

宋書禮志二通典七十

咸和六年三月有司奏

奏納皇后儀注建元元年

今迎皇后依昔成恭皇后入宮御物而儀注至尊袞冕升殿毛頭
不設求量處又案昔迎恭皇后唯作青龍旒其餘皆即御物今當
臨軒遣使而立五牛旒毛頭畢竿竝出即用舊制故至今闕宋書禮志
一通典五十八康帝建元元年納后褚氏而儀注陞者不設毛頭殿中御史奏

奏議京兆府君遷主

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昔征西豫章潁川三府君毀主中興之初權居天府在廟門之西咸康中大常馮懷表續太廟奉還于西儲夾室謂之爲祧疑亦非禮今京兆遷入是爲四世遠祖長在太祖之上昔周室太祖世遠故遷有所歸今晉廟宣皇爲主而四祖居之是屈祖就孫也殷祫在上是代太祖也

晉書禮志上宋書禮志三穆帝

永和二年七月有司奏

奏劾蔡謨

永和八年

司徒謨頃日常疾久通王命皇帝臨軒百僚齊立俯僂之恭有望于謨若志存止退自宜致辭闕庭安有人君卑勞終日而人臣曾無一酬之禮悖慢傲上罪同不臣臣等參議宜明國憲請送廷尉

呂正刑書

晉書蔡謨傳永和八年公卿奏

奏皇后爲太妃服

至尊總麻三月。皇后齊縗。案周禮有後輕而服重。公予爲公所厭。故不得申舅不厭婦。故得曰本服。通典九十五哀帝興監中哀靖皇后有章太妃之喪尚書奏云

云蔡中遠駁

奏君臣不嫌同諡

文武舉其一致。聖賢有時而同。故文王經緯天地。孔文之不恥下問。所目爲文也。遠稽周典。嘉號通乎上下。近惟太康改諡。匪嫌同稱。自頃議者。或乖體尚之實。非所曰經綸無窮。永代垂式。王欣之所表抑實舊典。宜如所陳。通典一百四十六元四年尚書奏

奏宜敕徐廣撰國史

臣聞左史述言。右官書事。秉志顯于晉鄭。春秋著乎魯史。自皇代有造中興。記者道風。帝典煥乎史策。而太和呂降。世歷三朝。玄風聖迹。儵爲疇古。臣等參詳。宜敕著作郎徐廣撰成國史。晉書徐廣傳宋書徐廣

議明堂南郊除五帝坐

五帝即天也五氣隨時異王故殊其號耳名雖有五其實一神明
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
一坐而已北郊又除先後配祀宋書禮志三通典四十二
泰始二年正月羣臣議

議奏并丘郊

古者丘郊不異宜并圖丘方澤于南北郊更脩治壇兆其二至之

祀合于二郊

宋書禮志三
是年十一月有
司又議奏又見通典四十二

賜諡議

太尉荀顗所撰定體統通敘五等列侯已上嘗為郡國太守內史

郡尉牙門將騎督已上薨者皆賜諡

通典一百
四八座議

議奏改郭奕諡

大晉受命祖宗諡號羣下未有同者蓋因近代淺情習于所見也

奕諡與景皇帝同可改諡曰穆

通典一百四
太康八年十月太常
上諡故太常平陵男郭奕為景侯

有司議奏曰爲

高祿壇石議

禮無高祿置石之文未知設造所由既已毀破無可改造詩說高

辛氏有簡狄吞卵之祥今此石有吞卵之象蓋俗說所爲而史籍

無記但可收聚復于舊處而已御覽五百二十九永平八年高祿壇石破爲二段詔問置此石來

幾時出何經典今應復不博士議

理解系等議

系等清公正直爲奸邪所疾無罪橫戮冤痛已甚如大司馬所啟

彰明枉直顯宣當否使冤魂無愧無恨爲恩大矣晉書解系傳齊王周起義時奏

理張華裴頠解系歐陽建等冤八坐議

平法律議

昔先王議事已制自古已來執法斷事既已立法誠不宜求法外

小善也若曰善奪法則人逐善而不忌法其害甚于無法也案啟

事欲今法令斷一事無二門卽令吏已下應復出法敗案隨已事

聞也

通典一百六十六元康初三公尙書劉頌上疏平法律于是門下屬議云云

議溫嶠不應辭職建武元年

昔伍員志復私讎先假諸侯之力東奔闔閭位爲上將然後鞭荆

王之尸若嶠已母未葬沒在胡虜者乃應竭其智謀仰憑皇靈使

逆寇冰消反哀墓次豈可稍已乖嫌廢其遠圖哉晉書溫嶠傳除

母亡不復歸葬苦請北歸詔三公入坐議其事皆曰云云案此卽禮志中所載西陽王業等議而文全異今故分錄之

釋難遁于容舊君服議

或難曰今去官從故官之品則同在官之制也故應爲其君服斬

王肅賀循皆言老疾三諫去者爲舊君服齊則明今日老疾三諫

去者不得從故官之品可知矣今論者欲使解職歸者從老疾三

諫去者例爲君服齊失之遠矣釋曰案今諸去官者從故官之品

其除名不得從例今但言諸去從故官之品不分別老疾三諫去

者則三諫去得從故官之例王賀要記猶自使老疾三諫去者爲舊君服齊然則去官從故官之例敢見臣服斬皆應服齊明矣夫除名伏罪不得從故官之例已有罪故耳老疾三諫去者豈同除名者乎又解職者嘗在于朝今歸家門與老疾三諫去者豈異而爲難者殊其服例哉又難曰案禮先儒說爲君服齊唯年老廢疾與待放之臣而已老歸者無復爲臣之道放退者終身不復入君之朝臣之義絕宜降而服齊衰解職者後將復仕無離絕之事固應服斬二者各異豈得相準釋曰古者年老廢疾乃得致仕閔子騫曰古之道不卽人心退而致仕孔子善之此非老而致仕之例禮亦當爲舊君服齊衰不唯年老廢疾待放而已也夫君退臣苟非墜諸淵之虐臣雖去此仕彼亦無絕道況已老疾歸家不出國內而可絕乎禮臣三諫不從不得已而去若君能悔過納諫聞命駿奔何爲終身不入君朝乎君爲人父母人于君有子道尊君之

義臣人一耳而禮臣爲君服斬云爲君服齊者別親疏明貴賤也老疾待放之臣與民同服者亦曰疏賤故也而難者不察疏賤厭降乃云絕其舊君悖于禮矣解職者旣已疏賤與老疾去者無異寧可必已後可還仕與自同于見臣爲其君服斬乎如令後可還仕便得同見臣之制三諫去者一時罷退後可還仕方于解職未始有殊二臣之服例皆應齊而難者偏許三諫去者服齊使去職者服斬難已言通論矣又難曰王者無外天子之臣雖致仕歸家與在朝無異不得稱君爲舊而服齊衰也釋曰京師方千里之地謂之畿其餘曰封諸侯畿內之人服天子齊衰畿外之人則不能曰爲天子有內外之差王者曰天下爲家夷狄之士亦莫不統故曰無外之義非所曰論服也書曰臣爲朕股肱耳目宣力四方言君臣相與共政事有一體之義親而貴故君臣之名生焉致仕者疏賤不得復託體至尊故謂之舊君凡在職稱君而俱服斬去職

亦宜構舊而俱服齊通典九十

符詒博士蔡充

賈氏專權趙王倫篡逆皆力制朝野形勢不得去而責其不能引
身去朝義何所據晉書梁王彤傳永康二年魏蔡充議曰雲雲
充重議如前朝廷徒充議形
故吏復追訴不已改證曰孝

符問國子博士妻已亡爲妻父母服

案禮云君母之父母服小功傳曰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
在則不服喪服小記曰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服其黨又曰爲
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徒從者所從亡則已也若母猶然妻可知
矣今云不引存亡爲異何所據邪通典九十五永和司司徒符問
母不夫常杜潛答不引存亡
爲異司徒又問國子博士

又符問太常迎后應作樂

案儀注云皇后列人自閭闔掖門鳴鐘鼓填門露仗如儀注之條

案諸門唯有鼓無鐘既云鳴鐘則應施鐘既施鐘則施建鼓若如
寺卿今意不作樂者當復安懸而不作通典五十九年八月
樂不傳土胡謂太常王彪之議婚
禮不作樂蘭臺太常主者案云云
請崇德褚太后臨朝啟

王室多故禍艱仍臻國憂始周復喪元輔天下惘然若無攸濟主
上雖聖資奇茂固天誕縱而春秋尚富如在諒闇蒸蒸之思未遑
庶事伏惟陛下德應坤厚宣慈聖善遭家多艱臨朝親覽光大之
美化洽在昔謳歌流詠播溢無外雖有莘熙殷姪姒隆周未足已
喻是已五謀克從人鬼同心仰望來蘇懸心日月夫隨時之義周
易所尚盛固社稷大人之任伏願陛下撫綏萬機登和政道已慰
祖宗已安兆庶不勝憂國喁喁至誠晉書康獻褚后傳簡文崩孝
武幼沖桓溫又薨羣臣啟云

賜進士出身三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四十五終

全晉文卷一百四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闕名

論江南貢舉事

江表初附未與華夏同貢士之宜與中國漚異前舉孝廉不避喪
孝廉亦受行不辭曰爲宜訪問餘郡多有此比案天水太守王孔
碩舉楊少仲爲孝廉有周之喪而行甚致清議今欲從舊則中夏
所禁欲不舉則方土所闕閼塞義淺甚曰爲疑通典一百一毘陵
事云

道學論

許邁字叔齊清虛接真棲遐世表志在往而不返故自改遠遊與
王右軍父子爲世外之交王亦辭榮好養生之事每造遠遊未嘗
不彌日忘返御覽四
百一十

千金渠石人東舊下記

太始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大水，迸瀑出常流上三丈，蕩壞二塢五龍泄水，南注瀉下，加歲久，漱齧每涉，即壞。歷載消棄大功，今故無令過更于西開泄，名曰代龍渠。地形正平，誠得為泄，至理千金不與水勢激爭，無緣當壞。由其卑下，水得踰上，漱齧故也。今增高千金于舊一丈四尺，五龍自然必歷世無患。若五龍歲久復壞，可轉于西更開二塢一渠，合用二十三萬五千六百九十八功。呂其年十月二十三日，起作功，重人少，到八年四月二十日畢。水經穀水注

石人西舊下記

若溝渠久疏深，引水者當于河南城北石磧西更開渠北出，使首狐丘故溝東下，因故易就，磧堅便，時事業已訖，然後見之，加邊方多事，人力苦少，又渠塢新成，未患于水，是已不敢預修通之。若干後當復興功者，宜就西磧，故書之于石，曰遺後賢矣。水經穀水注

千金渠東石梁西門之南頰記

晉元康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改治石巷水門除豎枋更爲面枋立作覆板屋前後辟級續石障使南北入岸築治漱處破石已爲殺矣到三年三月十五日畢訖

水經穀水注

造戾陵遏記

魏使持節都督河北道諸軍事征北將軍建城鄉侯沛國劉靖字文恭登梁山已觀源流相際水已度形勢嘉武安之通渠美秦民之殷富乃使帳下督丁鴻軍士千人已嘉平二年立遏于水導高梁河造戾陵遏開車箱渠其遏表云高梁河水者出自并州潞河之別源也長岸峻固直截中流積石籠已爲主遏高一丈東西長三十丈南北廣七十餘步依北岸立水門門廣四丈立水十丈山水暴發則乘遏東下平流守常則自門北入灌田歲二千頃凡所封地百萬餘畝至景元三年辛酉詔書已民倉轉廣陸發不贖遣

謁者樊晨更制水門限田千頃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頃出給郡縣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頃水流乘車箱渠自荊西北逕昌平東盡漁陽潞縣凡所潤舍四五百里所灌田萬有餘頃高下孔漣原隰底平疏之斯溉決之斯散導渠口曰爲濤門灑流池曰爲甘澤施加于當時敷被于後世晉元康四年君少子驍騎將軍平鄉侯弘受命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九校尉監朔將軍遏立積三十六載至五年夏六月洪水暴出毀損四分之三乘北岸七十餘丈上渠車箱所在漫溢追惟前立遏之勲親臨山川指授規略命司馬關內侯逢惲內外將士二千人起長岸立石渠脩主遏治水門門廣四丈立水五丈興復載利通塞之宜準遵舊制凡用功四萬有餘焉諸部王侯不召而自至纒負而趨事者蓋數千人詩載經始勿亟易稱民忘其勞斯之謂乎于是二府文武之士感秦國思鄭渠之績魏人置豹祀之義乃退慕仁政追述成功元康五

年十月十一日刊石立表，以紀勲烈，并記過制度，永為後式焉。

水注

銅尺銘

晉泰始十年，中書攷古器，揆校今尺，長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

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

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姑洗微強，西京望臬微弱，其

餘與此尺同。

隋書律曆志上原注：銘八十二字，今但八十字，未詳。

伊闕右壁銘

元康五年，河南府君循大禹之軌，部督郵辛曜，新城令王琨，部監

作掾董猗、李褒，斬岸開石，平通伊闕。

水經伊水注

七年粟銘

劉殷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窟而掘之，得十五鍾。」銘曰：七

年粟百石，已賜孝子劉殷。

晉書孝友劉殷傳又見十六國春秋九

建鄴城銘

二百年後當有癡人脩破吾城者

南史十陳宣帝脩鄴城爲并
禦之備後銘云云 案陳太建

是東晉時刻

左思別傳

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父雍起于筆札多所掌練爲殿中侍御史
思蚤喪母雍憐之不甚教其書學及長博覽名文遍閱百家司空
張華辟爲祭酒賈謐舉爲祕書郎謐誅歸鄉里專思著述齊王囑
請爲記室參軍不起時爲三都賦未成也後數年疾終其三都賦
改定至終乃上初作蜀都賦云金馬電發于高口碧雞振羽而云
披鬼彈飛丸以礮礮火井騰光曰赫曦今无鬼彈故其賦往往不
同思爲人无吏幹而有文才又頗曰椒房自矜齊人不重也思造
張載問嶠蜀事交接亦疏皇甫謐西州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非
思倫匹劉淵林衛伯輿並蚤終皆不爲思賦序注也凡諸注解皆

思自為欲重其文故假時人名姓也

世說文學篇注可均案別

在佳耳思先造齊格賦成後欲賦三都泰始八年妹芳為脩景因
移家京師求為秘書郎歷成帝至太康三年而為賦序是賦成必在太康初此
年者也皇甫謐卒于太康三年而為賦序是賦成必在太康初此
後但可云賦未定不得云賦未成也其賦序是賦成必在太康初此
至死方休太康三年張載為著作佐郎思訪歸蜀事遂隔鬼弭飛
九之語又交張廣或嘗言賦就正此可因別傳而意會得之者元
康六年後為張華司空祭酒容或有之但不得云辟至謂賈謐
為秘書郎謐終歸鄉里又謂摯仲治猶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淵林
衛伯與並蚤終皆不為思賦序注凡諸注解皆思自為則別傳殊
失實矣賈謐本姓韓太康三年為賈充世孫至惠帝時用事思之
為秘書郎久矣非謐所舉承康元年謐充世孫至惠帝時用事思之
兵火連歲思避亂舉家適冀州數歲已疾終余意渡之當是謐誅
去官久之遭亂客死而云歸鄉里非也皇甫高名一經品題聲價
十倍望虛雖宿儒與思同在賈謐二十四友中要是倫匹劉達元
康中尚書郎累遷至侍中衛權衛貴她兄子元康初尚書郎兩人
雖蚤終何不可為思賦序注況劉衛後進名出皇甫下遠甚何必
假其名姓今皇甫序劉注在文選劉衛後進名出皇甫下遠甚何必
志衛孫傳注云權作左思吳都賦序及注序祖有文辭至于為注
了無所發明直為庶穢紙墨不合傳寫如甚此說稽貴游好名序
不嫌空疏而顯于為注使思自為何至塵穢紙墨別傳道聽塗說
無足為憑晉書載十八家舊書兼
取小說獨乘別傳不采斯史議也

文明王太后哀策文

明明先后與我晉道暉章淑問已翼皇考邁德宣猷大業有造貽
慶孤賤堂構是保庶資復顧永享難老奄然登遐棄我何早沈哀
罔訴如何穹昊嗚呼哀哉厥初生民樹之惠康帝遷明德顧予先
皇天立厥配我皇是光作邦作對德音無疆愍予不弔天篤降殃
日沒明夷中年隕喪煢煢在疚永懷摧傷尋惟景行於穆不已海
岱降靈世荷繁祉永錫祚胤篤生文母誕膺純和淑慎容止質直
不渝體茲孝友詩書是悅禮籍是紀三從無違中饋允理追惟先
后勞謙是尚爰初在室竭力致養嬪于大邦皇基是相謐靜隆化
帝業日創內敘嬪御外叶時望履信居順德行洽暘密勿無荒劬
勞克讓崇儉抑華冲素是放雖享崇高歡嘉未饗胡寧棄之我將
曷仰咨余不造大罰薦臻皇考背世始踰三年仰奉慈親冀無後
艱凶災仍集何辜于天嗚呼哀哉靈輜夙駕設祖中閭輻輳動軫
既往不追哀哀皇妣永潛靈暉進攀梓宮顧援素旌屏營窮痛誰

告誰依訴情贈策曰舒傷悲尚或有聞顧子孤遺嗚呼哀哉

晉書列傳

一后傳泰始四年后崩武帝手疏后德命史官爲哀策

武元楊皇后哀策文

天地配序成化兩儀王假有家道在伉儷姜嫄佐饗二妃興媯仰希古昔冀亦同規今胡不然景命夙虧嗚呼哀哉我應圖籙統臨萬方正位于內實在嫡嬪天作之合駿發之祥河嶽降靈啟祚豐陽奕世豐衍朱紉斯煌續女惟行受命溥將來翼家邦憲度是常緝熙陰教德聲顯揚昔我先妣暉曜休光后承前訓奉述遺芳宜嗣徽音繼序無荒如何不弔背世隕喪望齊無主長去烝嘗追懷永悼率士摧傷嗚呼哀哉陵兆旣窆將遷幽都宵陳夙駕元妃其徂宮闈遏密階庭空虛設祖布紼告駕啟塗服翬綸狄寄象容車金路旒謁裳帳不舒千乘動軫六驥躊躇銘旌樹表嬰柳雲敷祁祁同軌岌岌烝徒孰不云懷哀感萬夫靈神虞上安體玄廬土房

陶簋齊制遂初依行紀諡聲被八區雖背明光亦歸皇姑沒而不

朽世德作謨嗚呼哀哉

晉書武元楊后傳后崩乃命史臣作哀策敘德

成帝哀策文

宸極寥廓聖靈遐之哀備物之虛在痛永往之無期乃命史官述

德寄辭其辭曰

五德代興素靈啟曜離光曩曜三辰重照明明我皇含貞挺妙玄
秀夙達履德罔違鳳棲遐邈神宇凝夷文明外潤仁簡內綏舉無
遺中鑒無幽微韻隆汾陽道作垂拱靜恭清穆冥功日用臺臺神
軌固天攸縱爰在陽九皇綱中替姦豎肆逆牢羅失衛升降艱難
協應神契靈祚既保顯揚天命零霧朝臨兩儀開鏡訓詔阿衡虛
己納正九功潛流七德將表方振宏羅稜威電埽芟蕩神衢一我
王道昊天不弔降茲大悔天傾其儀地覆其載大業未究神爽遷
背哀貫三靈痛流萬代爰初不豫大漸在躬啟手歸全神氣夷冲

疑哉達識體正履終寂龍既襲玉容斯幽登虛設觴爵靡酬墳
牘莫啟聖迹誰修冥冥我皇神馬何遊撫膺遐叫進涕交流三塗
告凱將歸陵塋陞殯羽翼庭紳龍輿玉輪動運錫鸞鳴轡錫旂徘徊
六驥踟躕輕雲蔭軌流風翼車哀哀同軌唯唯輓夫長號永慕
泣涕漣洏大塊獨運終歸其始我后永往靈神千祀悠悠上天
覺惟已眇然靡憑廓焉無恃目範令儀德音在耳

藝文類
卷十三

康帝哀策文

感廣廈之空寂悲俎奠之虛陳痛皇神之邈遠哀靈景之長泯仰
瞻宸極俯憑鸞軒五情摧裂號慟煩冤遂命國史述德銘勲事已
言顯功已名存其辭曰

招拒降靈篤生我皇岐嶷妙哲幼有珪璋含貞發曜蘭風載芳厥
初肇建宗國是肩祗承師友執心淑慎微猷愷悌金質玉潤固天
所啟應茲靈運入繼皇祚龍騰鳳迅因假任物惟精委順穆穆我

皇風流凝廣聰鑒遐照思心內朗應變無方從善如響矩儀可慮
法物可象覆燾羣生靡物不養如何一旦神遊靈爽仰攀躋踴觸
物咸想卜吉有期將卽玄冥太常旣建千乘列庭皓皓輿服翩翩
素旌笳簫寥唳輓夫齊聲六驥踴躍蕭蕭悲鳴是用增哀而泣霑
纓痛貫五內哀切三情道隆名貴德享彌光灼灼皇猷終焉允臧
垂美兆祀芳風休揚

其文類
聚十三

穆帝哀策文

欽明文思允恭克讓忽若布衣忘其矜尚體有示無德克神王冕
旒兩楹委政元輔內倚公旦外仗尚父郁哉惟文赫斯惟武西廓
岷河北清伊洛園陵聿修舊京式敘方振長慧風掃天宇休牛歸
馬卷旗臥鼓俾我蒸民擊壤容與昊天不弔奄背率土哀同遏密
痛方割鉅日月不居神道之幽三辰吉良五謀同休祖載華庭晏
駕崇丘俯執饋奠仰攀龍輶爰爰黼黻飄飄素旌感想平昔人懷

崩軸號聲如震，泥涕成流。

藝文類聚十三

簡文帝哀策文

同軌畢至，內外咸列。素旗宿懸，輜輶首轍。執祖行于前殿，奉靈輿而遷逝。悲神宇之長違，痛聖儀之幽翳。攀龍輶，目號慕，撫素膺，已泣血。爰命史臣，敘述聖德，揚徽音于飛旌，寫哀心于翰墨。乃作策曰：

溘曜發暉，皇厯攸膺。聖祖啟運，哲王遐承。蒸哉元后，光我中興。天基徙構，朝陽再升。皇矣聖考，合一履中。道心玄玄，文明內融。湛湛神儀，穆穆靈風。望之凝秀，卽之深沖。爰在初齡，至性自然。水鏡一世，堂室重玄。愔愔素庭，翳若丘園。遂阿王室，婉述經綸。時有汗隆，道無屈伸。如彼平流，泯矣其津。大過之時，皇德不競。天人革心，詠歌徙詠。時惟伊霍，輔運曰政。欽若昊天，祗此明命。龍飛九五，響茲萬國。居宗舉契，允恭立默。網繆哲輔，虛已仗德。天明方曜，離暉翳

朗立化誰陶蒼生曷仰四運忽其遙邁日月飄已飛沈將寧神于
玄宇遷玉輅于中林背華殿之昭晰卽幽隨之重深奉神輶以永
訣邈終天而莫尋神恍惚其若寄泣橫墜目流襟蘇文類聚十三

征東軍司劉韶墓志

晉故使持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征東將軍軍司關中侯劉府君之
墓君諱韻字泰伯叔孝處士君之元子也夫人沛國蔡氏拓本

王戎墓銘

晉司徒尚書令安豐侯王君封氏聞見記六東都魏紫坊十字街有王戎墓隋代醴家穿倚作穴得銘有數百字

古塚銘

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封氏聞見記六齊時有發古塚得銘云云河東賈吳自爲司馬越女嫁爲荀晞子婦檢之

墓志

惟晉元康二年太歲在子承開造斯窀穸窀穸丙戶口出西左參師置
令宮商是位趙賓易口咸口同吾鍾爵除殞邪惡奔走千祥百福

永施後焉

古刻

榆次合荀範碑

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樂之如時雨

御覽二百六十八引荀氏

家傳

任城太守夫人孫氏碑

秦始六年

夫人濟南孫氏之中女也實曰口姬其口與口同姓別閭族遂曰
爲氏父列卿光祿大夫建德亭侯曰儒雅稱世濟其休夫人少有
淑質純靜不口寬仁足曰容眾明敏足曰辨物九歲喪母少爲父
所見慈撫終喪哀毀坐不易位雖有隱括傳母之訓因曰加父時
未口繼室長沙人桓伯序有寡妻伏氏魏文帝曰用妻之伏氏柔
少有國色口非所好而顧違尊命莫之能定夫人謂父曰何不曰

嘗同寮。辭之。父意乃寤。文帝詔報之曰：「生敬其人，死辭其室，追遠敬終，違而得道者也。」父悅。入謂之曰：「昔臧武仲先犯齊莊，不令與已邑。今我不犯尊而蒙優詔同歸殊塗，亦口口代伯序爲侍中。父爲侍郎，此爲同寮。故夫人口口父爲勃海太守十餘年，政化大行。孤宣口口口口口口意時，夫人見口在家止，父令留而謂之口口感而退，雖天之遺然，事君不懟，口能口口聞口口口爲吏部尚書，多用老成。先帝舊臣舉之口口口必不忘君，口而口舉君爲侍中，夫人口而口過窮理盡情，爲父所異，皆此類也。夫人在羊氏口口有口度承上接下，眾皆悅之。任城北口口口口口生夫人由此相帥孝口加之謙勤，戰戰臨深，惟恐不逮，是以舅姑嘉其淑婉，娣姒宗其德音。口夫人爲婦卅餘載，言無口過口無怨惡故也。口口且感慈口口口口口下惟詩人刑于之言，瞻前口後率由弗違。口御于家邦，終始言孝問。口口夫人之口口口口口口口一口小子口明弘

哲□□□不幸早亡子孫皆仁厚振振有麟止□化皆是義形□
□□□□□□□□□□八年□月庚寅□十二月甲申□嗣子
迅哀懷永絕□□□□極追惟□□□□□□□□力不肅之訓
□□歎曰古者鐘鼎□□所□章君父之令德也又有號諡□□
□□□□□□□□我先妣立□□德同之不朽可沒而無稱哉于
是乃追而□□爲之辭曰

嗚乎文母于我夫人潛神內識罔不彌綸和樂色養□□□□
□□□□□□是勤昧旦□□□□問日新喪難弘多仍羅□□翼翼
□心惟□用老□□□□□□□□□□惟□□□□□切切遺
孤辟踊靡及曰古□□□□□□何□告哀

碑振木

西河繆王司馬子政廟碑

西河舊處山林漢末擾攘百姓失所魏興更開疆宇分割太原四
縣□爲邦邑其郡帶山側塞矣王□咸寧三年改命爵土明年十

二月喪國臣太農閭崇離石令宗羣等二百三十四人刊石立碑

曰述勳德

水經原公水注晉徙封陳王武于西河故懸有西河繆王司馬子政廟碑文云云碑北廟基尚有也

晉右軍將軍鄭烈碑

君諱烈字休林滎陽開封人也其先出自宗周建國于鄭因胖命氏君其後也遠祖曰亢節著德揚光漢氏之初近葉曰儒術博古顯名中興之後還至曾祖先生皇祖徵君蹈明哲之高尚嘉肥遂而不悶顯考將作大匠實有茂德載在國策君應中和之醇靈總文武之以略清識妙于研機聰叡瞻于燭物踐逸軌之遠迹秉礪然之大節故雖夙罹不造而能全老成之德居無檐石而能厲冰霜之潔是曰英材邇于羣萃至行侔于在昔初上計掾辟司隸車騎將軍府轉參軍將軍軍事除魏令其爲政也仁曰施化則靈恩衍于春陽壯曰發令則神威肅于秋霜末俗變而歸本僞萌反于忠良玄澤洽于朔都芳風勃而南翔文皇帝爲相國親覽萬機

綱咨俾人君曰盛德宜登王佐遂興喉舌賦政于外百揆時序庶
事無廢皇猷顯融光被遐裔王等初建封平莞男聖上踐祚拜騎
都尉賜子一人爵關中侯遷馮翊太守于時獫狁孔熾西土不靜
鄯方有戎馬之塵邊邑摧燹烽之警君震曰神武柔曰仁惠威懷
允著寬猛相濟遷北軍中候典司禁戒董導羣帥明鑒審于官材
清風激于在位義正形于聲色眾望儼而祇畏故六軍之正咸當
而請謁之言莫至遷兖州刺史加輕車將軍流化河濟馳風區外
翰音振于天末遺嚮矚于吳會還邇肅齊萬里是賴寢疾殄畱乞
還京輦徵拜議郎享年六十太康二年秋八月丁巳薨悠悠縉紳
莫不傷心愠天道之無誠哀邦家之喪鎮天子乃命使者奉策追
贈右軍將軍印綬諡曰僖侯于是故吏殿中監申揚等相與永思
盛德言時計功昔籬父鏤烝夷之鼎魯人著泮宮之頌乃伐石建
碑刊表茂庸俾清風舊于百世遺光流乎無窮其辭曰

峨峨嵩嶽中夏之鎮於鑠僖侯含德之純英齊宣朗窮理入神龍
蟠道淵振曜景雲北臨魏邦百族時讎登讚聖皇丕典克從西守
舊京威風折衝還司六軍肅清天互出牧萬里玄化潛通委辭名
位帝嘉厥庸追贈寵服日顯高繼勒銘金石日月是同太康四年
七月十日辛未造

辭結四

晉梁王妃王氏陵碑

妃諱榮字女儀東萊曲城人也齊北海府君之孫

案齊當作魏或齊下有脫王基

父勳早卒甘露中

追贈北海太守司空東武景侯之季女咸熙元年嬪于司馬氏

泰始二年妃于國太康五年薨營陵于新蒙之

下有脫

太康九年立

碑水衡照水注

晉護羌校尉彭祈碑

君諱祈字子玄隴西襄武人也其先出自顓頊有陸絳之裔子大
彭實主夏盟君則其後也

歷郡右職州別駕從事于時庸獨未殄侵擾王路洮西之戰因敗
通奇元帥獲安尅厭疆虞列上功狀除舍人還參本軍事除涼州
護軍河右未清戎寇鼎沸謀謀神略簡在帝心遷西郡太守至官
未久復臨酒泉遠夷望風縹緲歸命白山丁令率服賓貢敦煌令
孤豐距違王度淵泉之陣兵不血刃母老弟亡辭職去官聖上仁
慈聽君所求轉略陽太守近家祿養遂罹大艱侍喪還家服紀終
始有詔曰軍州始分河右未清豺狼肆虐授君節蓋除護羌校尉
統攝涼□上前後軍功應封七侯勞謙退讓陰德不伐年未知命
曰太康十年三月癸酉薨天子愍悼遣使者監護喪事策曰君秉
心公亮所莅有方不幸殞歿朕甚痛惜故孝廉參護羌軍事酒泉
馬朔改吏部郎中蔡母番主簿郭曉良吏夏侯俊等追思洪烈感
想口嗟乃刊石勒銘焉

晉平西將軍周處碑

君諱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氏胄累興煥乎墳典華宗往茂鬱其簡書啟三十之洪基源流定鼎運八百之遠祚枝葉封桐軒蓋列于漢庭蟬冕播于陽羨二南之價傳不朽而紛敷大體之音聲無微而必顯山高海闊其在斯焉祖賓少折節早亡吳初召諮議參軍舉郡上計轉爲州辟從事別駕步兵校尉光祿大夫廣平太守父魴少好學舉孝廉吳寧國長奮威長史懷安錢塘縣侯丹陽西部屬國都尉立節校尉拜裨將軍三部都督太中大夫臨川豫章鄱陽太守君晉故散騎常侍新平廣漢二郡太守封關內侯簪紱揚名臺閣標著風化之美奏諫爲能應往路謳口口口亭亭孤美灼灼橫功徇高位于生前思垂名于身後遂已卒意不遑應期出輔洋洋之風俯冠來葉巍巍之盛仰繼前賢君乃早孤不弘禮制年未弱冠膂力絕于天下妙氣挺于人間騎獵無時時英式慕縱情寡俚俗獎不欣鄉曲誣其害名改節播其聲譽遂來吳事

余厥弟雖然受誨向道朝聞

方勵志而淫詩書便好學而尋子史

文章綺合藻思羅間吳朝州縣交辟太子洗馬東觀左丞中書右丞五官郎中左右國史請恭夙夜恪居官次遷尚書僕射東觀合太常卿無難督匡庶庶結朝廷謚謚使持節大都督塗中京下諸軍事封章浦亭侯國猶多士君實得賢汪洋庭闕之儔昂藏寮案之上射獸功猶見顯刺蛟名乃遠揚忠烈道自克修義節情還永布琳琅梓杞珪璧棟梁

君著默語三十篇及風土記并撰吳書于是吳平入晉上渾公建業宮醴酒既酬因謂君曰諸人亡國之俗

得無感乎君對曰漢末分崩三方鼎立魏滅于前吳亡于後亡國之戚豈惟一人爾乃大慙

仕晉稍遷總統初入拜諮議郎除討虜

護軍新平太守

撫和戎狄叛羌歸附雍土美之轉爲廣漢太守郡

多滯訟有經三十年不決者處立評其枉直一朝決遣已母年老

罷歸神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

先之楚而郡既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處敦曰教義又松屋
無主及白骨在野收而葬之然後就徵遠近稱歎及居近侍多所
規諷遷御史中丞正繩直筆凡所糾劾不避寵戚梁王勝違法處
深文案之及氏人齊萬年反朝臣惡其強直皆曰處吳之名將子
也忠烈果義

庶僚振肅英情天逸遠性震竊陝北畱棠遂有二天
之誅荆南渡虎猶標十部之書翼轉散騎常侍輕車將軍迴輪出
于新平士女揮淚塞帷望于廣漢雞犬靡喧振茲威略宣其惠和
晉京遙仰部從迎欽是時氏賊作逆有犯七節屯于梁山朝廷推
賢曰君才兼文武詔授建威將軍已五千兵奉辭西討忠繫盡節
不顧身命乃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桑落甘梁黍明之
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及暮斬首萬級並絕矢盡播系不救左右
勸退處案劍怒曰此是吾效節後命之日何言退為我為大臣臣
身殉國不亦可乎

韓信背水之軍未遑得喻工輪繫帶之勢早擬

連蹤莫不梯山架壑，繼負來歸。戎士杆其封疆，農人展其耕織。秋風才起，追戰勇于雷霆；春水方生，揮鋒同于雲雨。有脫立功立事，名將名臣者乎？元康九年，舊疾增加，奄捐館舍。春秋六十有二，大子、大臣之葬師傅之禮，親臨殯，壞建武元年冬十一月甲子，遣驛平西將軍封清流亭侯，諡曰孝禮也。賜錢百萬，葬地一頃，京兆地五十畝，爲第，又賜王家田五頃，詔曰：「處母年老，加子逆旅，遠人朕每憫念，給其醫藥，酒米賜已終年。」

己太興二年歲在己卯正月

十日葬于義興舊原，南瞻荆岳，崇峻極之巍巍；北睇蛟川，濬清流之澄澈。娶同郡盛氏，有四子：靖、玘、札、頌，並皆志性純孝，過禮喪親，墳前之樹，染淚先枯；庭際之禽，聞悲乃下。遂作銘曰：

周南著美，岐山表靈。葉繁漢室，枝茂晉庭。皎皎夫子，奇特播名。幼有異行，世存風烈。早馳問望，晚懷耿節。頗尚豪雄，昇名禁闥。捨爵策勳，允歸明哲。輝赫大晉，封豕多故。式揚廟略，克清天步。海濱旣

折江淮亦沂漢水作藩條章斯布俗哥揆日人謠何慕忠貞作相
追蹤絳侯將亭嘉茂據掩芳猷潛光陽甸返旆吳王舊闕雖入鄉
路冥浮從榮制墓終非畫遊春墟已綠清淮自流深沈素幃繚繞
朱旒玄堂寂寂黃泉悠悠書方易拆家揭難畱鐫茲幽后萬代千
秋碑拓本 案碑在宜興孝侯廟趙陸機撰王羲之書唐元和六
年義興縣合陳從諫重刻據文有大興二年語明非陸機撰反
覆觀之其縣便對偶當屬舊文條則唐人已新修晉書
及他說添補今片舊文當格其添補文旁注已別異之

九山廟碑

九顯靈府君者太華之元子陽九列名號曰九山府君也南據嵩
嶽北帶洛澗晉元康二年九月太歲在戌案此謂月太歲也大興
本如此近刻作太歲庚
午帝遣殿中中郎將關内侯樊廣縱氏令王與主簿傅演奉宣詔
命興立廟殿焉水經洛水注

百靈將軍顯靈碑

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隤敢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者也晉元康五

年七月七日順人吳義等建立堂廟永康元年二月二十日刻石

立頌贊示後賢

水經洛水注

張蒼悟碑

君諱鎮字義遠吳國吳人忠恕寬明簡正貞粹泰安中除蒼悟太守討王含有功封興道縣侯

世說排調篇注張蒼悟是張憑之

陸邁碑

邁字功高吳郡人器識清敏風檢澄峻累遷振威太守尚書吏部郎

周闢墓磚文

晉升平四年三月四日太學博士陳畱邦雍丘縣周墟里周闢字道舒妻活晉潁陽太守譙國龍圻縣柏逸字茂長小女父晉安成太守鷹揚男諱蟠字永時

潤泉日記下法華人發古冢得碑皆有刻字又嚴不放言法華山發古冢得一

碑

太社祝文

地德普施惠存無疆乃建太社保佑萬邦悠悠四海咸賴嘉祥宋書禮志四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作二社其太社之祝云云

帝社祝文

坤德厚載王畿是保乃建帝社日神地道明祝惟辰景福來造上同其帝社之祝云云

帝冠祝文

令月吉日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弘褒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遵祖考永永無極眉壽惟祺介茲景福晉書禮志下宋書禮志一通典五十六

兩足虎文

武彤有虧金獸失儀聖主應天斯異何爲晉書五行志中大康六年南陽獻兩足虎此毛蟲之孽識者爲其文言兆亂也

題鄴城門

大事解散暫欲遽請且歸此時務苦已義來今已義去若復有急
更相詆詆有詆書成都王顯傳詆義禁將士既久咸怨思歸或

有輒去者乃題鄴城門云云詆加不可詆乃遣之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四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前趙

劉淵

淵字元海，新興匈奴人。左賢王劉豹子。魏末爲侍子，在洛陽。太康中，代父豹爲左部帥，拜北部都尉，楊駿輔政，召爲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元康末，坐事免。成都王穎表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永興初，爲冠軍將軍，封盧奴伯。尋拜北單于參丞相軍事，行至左國城，自稱漢王。改元元熙。都離石，永嘉二年，僭卽皇帝位，國號曰漢。改元永鳳。其明年改元河瑞。曰晉永嘉四年死，在位七年。諡曰光文皇帝。廟號高祖。

卽漢王位下令

昔我太祖高皇帝曰神武應期，廓開大業。太宗孝文皇帝重曰明

德昇平漢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懷夷地過唐且中宗孝宣皇帝
搜揚雋人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邁三王功高五帝故卜年倍于
夏商卜世過于姬氏而元成多儼哀平王祚賊臣王莽滔天篡逆
我世祖光武皇帝誕資聖武恢復鴻基祀漢配天不失舊物俾三
光晦而復明神器幽而復顯顯宗孝明皇帝肅宗孝章皇帝累葉
重暉炎光再開自和安已後皇綱漸頽天步艱難國統頻絕黃巾
海沸于九州羣閹毒流于四海董卓因之肆其狂勃曹操父子因
逆相尋故孝懿委棄萬國昭烈播越岷蜀冀否終有泰旋軫舊京
何圖天未悔禍後帝窘辱自社稷淪喪宗廟之不血食四十年于
茲矣今天誘其衷悔禍皇漢使司馬氏父子兄弟迭相殘滅黎庶
塗炭靡所控告孤今猥爲羣公所推紹修三祖之業願茲尅鬪戰
惶靡屑但曰大恥未雪社稷無主銜膽棲冰勉從眾議

致王彌書

曰將軍有不世之功超時之德故有此迎耳遲望將軍之至孤今
晉書王彌傳十
親行將軍之館輒拂席洗爵敬待將軍
六國春秋九

劉粲

粲字士光劉聰太子曰晉太興元年嗣偽位改元漢昌為其臣
靳準所殺諡曰隱帝

請殺愍帝表

子業若死民無所望則不為李矩趙固之用不攻而自破矣
十六國春秋

秋四案崔鴻原書久亡今本係明屠喬孫項琳之三人黃輯羣
書重加編造其所載文翰都有所本然亦有未詳出處者姑錄之
俟後
皆放此

劉曜

曜字永明淵從兄子歷仕至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曰晉太興
元年即偽位改元光初其明年改國號曰趙在位十三年為石

勒所滅

下令議除漢宗廟改國號

蓋聞王者之興必禘始祖我皇家之先出自夏后居于北夷世跨
燕朔光文曰漢有天下歲久恩德結于庶民故立漢祖宗之廟已
懷民望昭武因循遂未悛革今欲除宗廟改國號御曰大單于爲
太祖亟議曰聞十六國春秋五

下書追贈崔岳等

蓋褒德惟舊聖后之所先念惠錄孤明王之盛典是曰世祖草創
河北而致封于嚴尤之孫魏武勒兵梁宋追慟于橋公之墓前新
贈大司徒烈愍公崔岳中書令曹恂晉陽太守王忠太子洗馬劉
綏等或識朕于童胤之中或濟朕于艱窘之極言念君子實傷我
心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漢昌之初雖有褒贈屬否運
之際禮章莫備今可贈岳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遼東公恂大司空

南郡公綏左光祿大夫平昌公忠鎮軍將軍安平侯竝加散騎常侍但皆丘墓夷滅申哀莫由有司其速班訪岳等子孫授日茅土稱朕意焉

晉書載記劉曜傳十六國春秋五

下書封喬豫和苞

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烈矣可謂社稷之臣也非二君朕安聞此言乎夫曰孝明于承平之世四海無虞之日尙納鍾離一言而罷北宮之役況朕之間眇當今極弊而可不敬從明諄乎今敕悉停壽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今封豫安昌子苞平輿子竝領諫議大夫可敷告天下使知區區之朝思聞過也自今法政有不利于時不利社稷者其詣闕極言勿有所諱

晉書載記劉曜傳十六國春秋五

劉娥

娥字麗華劉殷女聰既僭位召爲右貴嬪尋拜爲后死謚武宣

皇后

手疏啟救陳元達

伏聞將爲妾營殿今昭德足居鷄儀非急四海未一禍難猶繁動
須人力資財尤宜慎之廷尉之言國家大政夫忠臣之諫豈爲身
哉帝王拒之亦非顧身也妾仰謂陛下上尋明君納諫之昌下念
闇主距諫之禍宜賞廷尉已美爵酬廷尉已列土如何不惟不納
而反欲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疲
咎歸于妾距諫害忠亦妾之由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者
也妾每覽古事念之忘食何意今日妾自爲之後人之觀妾亦猶
妾之視前人也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曰塞陛下誤惑
之過百書列女劉聰妻劉氏傳聰將起鷄儀殿其廷尉陳元達切
諫聰大怒將斬之娥在後堂以救左右停刑手疏啟云云又
見十六國春秋

劉易

易劉聰子封河間王爲車騎大將軍進太尉拜太宰呂諫不用
忿恚死

諫用宦官王沈等表

臣聞善人者乾坤之紀政教之本也邪佞者宇宙之螟蟥王化之
蠱賊也故文王曰多士基周桓靈曰羣閹亡漢國之興亡未有不
由于此也自古明王之世未嘗有宦者與政武元安順豈足爲故
事乎今王沈等乃處常伯之位握生死予奪于中勢傾海內愛憎
任之矯弄詔旨欺誣日月內詔陛下外佞相國威權之重侔于天
主矣王公見之駭目卿宰望塵下車銓衡道之選舉不復曰實士
曰屬舉政曰賄成多樹姦徒殘毒忠善知王琰等忠臣必盡節于
陛下懼其姦萌發露陷之極刑陛下不垂三察猥加誅戮怨感宮
蒼痛入九泉四海悲惋賢愚傷懼沈等皆刀鋸之餘背恩忘義之
類豈能如士人君子感恩展效曰荅乾澤也陛下何故親近之何

故貴任之昔齊桓公任易牙而亂孝懷委黃皓而滅此皆覆車于前殷鑒不遠比年地震日蝕兩血火災皆沈等之由願陛下割翦兇醜與政之流引尚書御史朝省萬機相國與公卿五日一入會議政事使大臣得極其言忠臣得逞其意則眾災自弭和氣呈祥今遺晉未殄巴蜀未賓石勒潛有跨趙魏之志曹疑密有王全齊之心而復已沈等助亂大政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患復誅巫咸戮扁鵲臣恐遂成桓侯膏肓之疾後雖欲療之其如病何請免沈等官付有司定罪

晉書載記劉聰傳太宰劉易及大將軍劉敷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光祿太夫王延等請聞諫之又見十六國春秋二

王彌

彌字子固東萊人惠帝末妖賊劉伯根召爲長史伯根死劉淵召爲鎮東大將軍青徐二州牧都督緣海諸軍事尋爲司隸校尉加侍中特進進征東大將軍封東萊公後爲石勒所殺

書賀石勒

公獲苟晞而用之、何其神妙、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也、晉書王彌傳、彌擒苟晞、曰爲左司馬、彌謂勸云、又載、紀石勒使、修作、彌與石勒使、謂勸十六國春秋九作、乃曰書賀勸、又十一作、

陳元達

元達字長宏、後部人、劉淵僭號、徵爲黃門郎、劉聰時、轉廷尉、拜御史大夫、曰、諫不用、自殺、

諫起鵠儀樓

臣聞古之聖王、愛國如家、故皇天亦祐之、如子、夫天生烝民、而樹之君者、使爲之父母、曰、刑賞之、不欲使殿屎黎元、而逸蕩一人、晉氏開虐、視百姓如草芥、故上天勑絕其祚、乃春皇漢蒼生、引領息肩、懷更蘇之望、有日矣、我高祖光文皇帝、靖言惟茲、痛心疾首、故身衣大布、居不重茵、先皇后嬪服、無綺縠、重逆羣臣之請、故建南

北宮焉。今光極之前，足曰朝羣臣，饗萬國矣。昭德溫明已後，足可
曰容六宮，列十二等矣。陛下龍興已來，外殄二京不世之寇，內興
殿觀四十餘所，重之以饑饉疾疫，死亡相屬，兵疲于外，民怨于內。
爲之父母，固若是乎？伏聞詔旨，將營鸞儀中宮，新立誠臣等樂爲
子來者也。竊曰：大難未夷，宮宇懸給，今之新營，尤實非宜。臣聞大
宗承高祖之業，惠呂息役之後，曰四海之富，天下之殷，尚惜百金
之費，而輟露臺，歷代垂美爲不朽之迹，故能斷獄四百，擬于成康。
陛下之所有，不過太宗二郡地耳。戰守之備者，豈僅匈奴南越而
已哉？孝文之廣，思費如彼，陛下之狹，欲損如此。愚臣所曰敢昧死
犯顏色，冒不測之禍者也。晉書載記劉聰傳又十六
國春秋二多出七十餘字

王鑒

鑒仕劉聰至尙書令，曰諫被斬。

諫立左皇后

澤當
作擇

臣聞王者之立后也將已上配乾坤之性象二儀發育之義生承
宗廟母臨天下亡配后土執饋皇姑必澤世德名宗嗣開淑令乃
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是故周文造周姬氏曰興國雖之化樂
則百世之祚永孝成任心縱欲曰婢爲后使皇統亡絕社稷淪傾
有周之隆旣如彼矣大漢之禍又如此矣從麟嘉曰來亂淫于色
縱沈之女弟則餘小醜猶不可塵瓊腹汚清廟況其家婢邪六宮
妃嬪皆公子公孫奈何一旦曰婢主之何異象據玉簪而對腐木
朽楹哉臣恐無福于國家也

晉書載記劉聰傳中常侍王沈養女
年十四有妙色聰立爲左皇后尚書
令王鑒中書監崔暉之中書令曹樹等陳云
聰覽之大怒皆斬之又見十六國春秋四

康相

相仕劉聰爲太史令

言天

蛇虹見彌天一岐南徹三日並照客星入紫宮此皆大異其徵不

遠也。今虹達東西者，許洛日南不可圖也。一岐南徹者，李氏當仍跨巴蜀。司馬徽終據全吳之象，天下其三分乎？月爲胡王，皇漢雖苞括二京，龍騰九五，然世雄燕代，肇基北朔，太陰之變，其在漢域乎？漢既據中原，祿命所屬，紫宮之異，亦不在他，此之深重，何可盡言？石勒鳴視趙魏，曹嶷狼顧東齊，鮮卑之眾，星布燕代，齊代燕趙，皆有將大之氣，願陛下弓東夏爲慮，勿顧西南。吳蜀之不能北侵，猶大漢之不能南向也。今京師寡弱，勒眾精盛，若盡趙魏之銳，燕之突騎，自上黨而來，曹嶷率三齊之眾，日繼之，陛下將何日抗之？紫宮之變，何必不在此乎？願陛下早爲之所，無使兆人生心。陛下誠能發詔，外日遠追秦皇漢武循海之事，內爲高祖圖楚之計，無不克矣。

晉書載記劉聰傳
又十六國春秋四

喬豫 和苞

豫苞竝仕劉曜爲侍中，豫封安昌子，苞平輿子，竝領諫議大夫。

上疏諫營作

臣聞人主之興作也必仰準乾象俯順人時是曰衛文承亂亡之後宗廟社稷漂流無所而猶上俟營室曰構楚宮彼其急也猶尙若茲故能成康叔武公之迹曰延九百之慶也奉詔書將營豐明觀市道藹義咸曰非之曰一觀之功可曰平涼州矣又奉敕旨復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模瓊臺而起凌霄此則費萬豐明功億前役也曰此功費亦可曰吞吳蜀翦齊魏矣陛下何爲于中興之日而雖亡國之事自古聖王人誰無過陛下此役實爲過舉過貴在能改終之實難又伏聞敕旨將營建壽陵周迴四里下深二十五丈曰銅爲棺槨黃金飾之恐此功費非國內所能辦也且臣聞堯葬穀林市不改肆顓頊葬廣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所終也如是秦皇下錮三泉周輪七里身亡之後毀不旋踵閭主之所終也如此向魑石梓孔子曰爲不如速朽王孫儼葬識者知其矯世自古無不

亡之國不掘之墓聖王知厚葬之招害也故不爲之臣子之于君父陵墓豈不欲高峻如山岳哉但已保全始終安固萬世爲優耳自喪亂已來漢帝諸陵咸見踐辱惟霸陵獨全此雖太宗之至遠抑亦釋之之功自喪亂已下三十一國春秋補興亡奢儉固然于前惟陛下覽之晉書載記劉曜傳又見十六國春秋五

關名

中丘城寺碑

大和上佛圖澄願者天竺大國巋賓小王之元子本姓溼所已言溼者思潤理國澤被無外是已號之爲溼封氏聞見記八邢州內正縣西古中丘城寺有碑後趙石勒光初五年所立也碑云云案光初趙劉曜年號是時石勒尙奉趙朔故碑題光初五年也

白玉文

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晉書載記劉曜傳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于廡所牛齋剝其盡乎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云云又見水經渭水注中

又十六國
春秋六

賜進士出身三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四十七終